

十四 鄭孝胥

鄭孝胥，字太夷，別號蘇堪，一稱蘇盒，福建閩縣人，取東坡：「萬人如海一身藏」詩。意以名其樓曰：「海藏樓」。中光緒壬午秋闈第一，即舉人首榜解元。太夷幼工五古，規撫靈運，三十以後，稍肆力七言，而服膺荆公。思深氣適，骨力堅強，無一字涉及凡俗，外枯而內膏，語質而韻長。張之洞見其詩，驚曰：「鄭蘇堪是一把手！」太傅陳寶琛贈句云：「蘇盒詩如人，志潔旨彌寬。」其推重至矣。

生平自負有經世才，好奇計，喜談兵，雄辯能折人于廣坐之中。清末以道員授四品京堂，統湖壯武建軍督辦廣西邊防，著短衣，親歷戎行，教士卒把靶，坐鎮兩載，邊境肅然，嘗自豪曰：「何意以詩人而為邊帥？」以光緒三十一年乞罷歸江南。

，僻居南京陋巷，人不堪之，而太夷不改其樂。

二

清廷念其勞，以安徽按察使，廣東按察使徵，皆不起，宣統改元，東三省總督錫良，亦有志于邊事，太夷至，與籌大計，而疏上不報，乃悒悒南歸，仍理舊業。

太夷詩成，則不改竄一字，與陳石遺書曰：『骨頭有生所具，任其支離突兀也。』偶有句云：『一生孤注恐全非！』其倔強可見焉。嘗與南通張季直夜坐吳氏草堂有詩云：『一聽秋堂雨，知君病漸蘇，欲論十年事，庭樹已模糊。』又有吳氏草堂兩絕句云：『雨後秋堂足斷鴻，水邊吟思入寒空，風情誰似霜柏好，一夜吳霜照眼紅，水痕漸落霜漁汀，禿柳枝疏也自青，喚起吳興張子野，共看山影壓浮萍。』石遺見此，喜曰：『韋蘇州之獨憐幽草，蘇東坡之竹外桃花，不是過也』。

三

沈文肅葆楨，曾受曾氏兄弟保荐，而終與國藩國荃齟齬。時論多非之，而太夷過文肅祠堂反有詩以褒之曰：『入洛往曾依肅毅，遊吳晚及接忠襄，若憑目擊評風節，時論年來有短長。』又題文肅扇面云：『不帶湘淮惡習來，眼中此老自崔巍，道因碑外儒酸味，君實原來是秀才。』詩中肅毅指李鴻章，極稱葆楨在曾李之上。後詩比之司馬光，可謂推崇備至矣。及聞葆楨在兩江總督任內殺戮甚衆，則又反褒爲貶云：『濫刑則不仁，近名則不義，奈何以儒生，而欲爲酷吏。』對事不對人之精神，昭然可見。

太夷詩文之外，喜作字，筆力挺秀，而瘦硬特甚！深合杜老：『書貴瘦硬方通神』之說。其書原本東坡，而加以變化，以成一家之作，五十年來無出其右者。及清遜帝溥儀受日人勢誘，僭號東北，太夷爲首任總理大臣，世人指爲漢奸，然而，丈夫立身，各有本末，較諸朝秦暮楚，二三其德者，不可同日語也。